

福建戏曲传统剧目选集

閩西漢劇

第一集

福建省龙岩专署文化局 編印
福建省戏曲研究所

1962.5.

目 錄

一、(小)折戏

蔡伯喈.....	(1)	探 楼.....	(82)
柴房会.....	(10)	貴妃醉酒.....	(86)
百里奚.....	(19)	昭君和番.....	(91)
烏龙院.....	(25)	青竹寺.....	(97)
五台山.....	(32)	断家資.....	(108)
打洞結拜.....	(41)	时迁偷鸡.....	(116)
芦花河.....	(45)	打鼓罵曹.....	(127)
海老三.....	(54)	挑竹簾.....	(139)
打严嵩.....	(58)	卖干柴.....	(145)
弑齐君.....	(74)	轅門斬子.....	(158)

二、本 戏

明公案.....	(171)	双鴛鴦.....	(219)
审六曲.....	(184)	大鬧开封府.....	(222)
天水关.....	(201)		

蔡伯喈

人物：蔡伯喈 赵五娘 牛氏 和尚 家院

[蔡伯喈上。]

蔡伯喈：（引）观山望水思家乡，
梦里南柯不久长。

（诗）中了状元扬天下，
黄龙伞下把名扬；
思念爹娘难相见，
怎奈我意乱如麻。

下官蔡伯喈，在家奉了双亲严命，上京求名，多蒙圣恩，得中头名状元，悔不该过府拜见牛相，牛相强将其女招我为婿，本当不从，怎奈圣上为媒，下官连奏数本，归家奉养双亲，圣上不准，岳丈拦阻，思想爹娘，好不伤感人也。

（唱“西皮慢板”）

蔡伯喈坐二堂自思自想，
想起那我双亲好不愁烦；
但不知我爹娘在家怎样，
行不安坐不稳泪洒胸膛。
一不该错过府拜见牛相，
二不该酒席前错出真言，
三不该酒醉后胡言乱讲，
四不该抛别了生身爹娘，
五不该不能归家而往，
六不该抛撇了结髮妻房，

七不该不能荣宗耀祖，
八不该不能祭扫坟堂，
九不该枉为我独占鳌头，
十不该枉为我要把名扬，
这一些苦恼事令人愁闷，
只落得臭名儿万古传扬。
我这里思双亲悲声大放，
爹娘吓！爹娘吓！那……
我的爹娘吓。

要相逢除非是梦里还乡。
（丫环引小姐上）

牛氏：（唱）

我爹爹在朝中身居首相，
将奴家匹配那状元夫郎，
将身儿来至在二堂之上，
（蔡伯喈内：爹娘啊！）
呵！又听得状元郎思念爹娘。

蔡伯喈：夫人出堂。

牛氏：妾身有礼。

蔡伯喈：少礼请坐。

牛氏：有坐。（科）老爷愁眉短叹，却是为何？

蔡伯喈：夫人有所不知，下官前番在云遊寺許下香願，未曾还願，故而愁悶在心。

牛氏：老爷既有此事，何不命家

院准备幢幡宝盖前去还愿，岂不是好。

蔡伯喈：夫人说得有理。请！

（家院看衣更換，准备幢幡宝盖，吩咐外班們侍候，去到云遊寺。）

牛氏：幢幡宝盖去还愿，

蔡伯喈：許神还愿保平安。

开道！

（唱“二板”）

爹娘生我恩义重，

思前想后淚晒胸；

虽然状元今得中，

怎样报答父母功。

（下幕落）

〔赵氏上。

赵氏：（内唱“西皮倒板”）

赵氏女登阳关珠淚汪汪，

（上）吓

行州府走村庄好不悽凉。

奴家赵氏五娘，配夫蔡伯喈，

只因儿夫上京求名，一去数载

并无音信回家，怎奈陈留郡饥

荒三载，饥饿难挨，可怜一双

公婆活活饿死，不得已描真容

带在身旁，假扮云遊道姑找寻

儿夫下落，来此已是京城地界

不免再走一程罢了。

（唱“西皮慢板”）

赵氏女在阳关自思自想，

思念起以往事好不悽凉；

奴的夫奉严命去赴科场，

为什么夫三载音信杳茫。

有誰知陈留郡三载饥荒，

受饥饿二公婆命丧饥寒；

莫奈何卖头髮公婆埋葬，

描真容上京城寻找夫郎。

正行間我这里抬头观看，

又只見一庙寺在这路旁。

（科）

云遊寺比来此云遊寺，我不免进去参拜佛祖，内面师父可在？

和尚：（上引）打扫庵中留蟻命，
爱惜飞蛾罩紗灯。（科）

那个到来，你这位道姑到此可要参拜佛祖。

赵氏：正是。

和尚：請进。

赵氏：有进。

和尚：徒弟，敲钟打鼓呀！

赵氏：佛祖在上，赵氏女呵！

（唱“西皮二板”）

赵氏女跪在地上，

告佛祖細听端詳，

保佑我夫妻相会，

装金身重修庙堂。

师父，有劳你拿一碗清水上来。

和尚：待我拿来。（下即上）道姑清水在此。

赵氏：有劳师父，公公婆婆，媳妇在家尚有点清茶乾飯奉敬公婆，如今出外只有一碗清水，

怨媳妇不孝之罪，公公婆婆吓！

（唱）

我来叫一声老公公吓！
我来哭一声老婆婆吓！
你的儿上京城並無音信，
並沒有一張紙轉回家門。
可怜了二公婆双双丧命，
公公婆婆，我那……我的
公婆吓！

保佑我夫妻俩早日相逢。

和尚：道姑，状元老爷到来降香。

赵氏：待我真容收起。

和尚：慢，少时间来收未迟。

赵氏：是。（下）

和尚：远远望见状元老爷来也。

蔡伯喈：（内白）开道。（四旗军引蔡伯喈上）

（唱“二板”）

只为爹娘无音信，

因此前来拜神明；

佛祖在上，信官蔡伯喈呵！

（科）双膝跪在尘埃地，

祝告佛祖听详情；

保佑爹娘身康健，

重修庙寺换金身。

（科）

和尚：（科）请状元老爷用茶。

蔡伯喈：（科）传和尚。

家院：和尚上来。

和尚：状元老爷何事。

蔡伯喈：和尚，这真容那里来的。

和尚：呵这真容么，乃是远方来了一位道姑在此祭奠。

蔡伯喈：呵这是远方道姑的么。

和尚：不错。

蔡伯喈：家院，将真容收起。

和尚：慢，状元老爷，倘若道姑问我真容，如何答对。

蔡伯喈：倘若道姑问此真容么，你叫他到牛相府中去领。

和尚：是。

蔡伯喈：来，真容收起。（家院收真容科）和尚题缘簿上来。

和尚：状元老爷高陞。

蔡伯喈：信官蔡伯喈题银子三百两，修理佛像。

和尚：谢过状元老爷。

蔡伯喈：来，外班们侍候。

家院：外班们侍候。

旗军：外班们到齐。

蔡伯喈：打道回府。（科）开道。

（唱“二板”）

兄弟不亲何人亲，

父母不敬敬何人；

在生不能来奉敬，

死后何用哭鬼魂。

（下）

赵氏：（科）师父快来。

和尚：道姑何事。

赵氏：师父，我公婆真容那里去了。

和尚：状元老爷收去了，他叫你到牛相府中去領。

赵氏：有劳师父。（科）信官蔡伯喈敬奉，且住，幢幡宝盖，写有我儿夫的名字，莫非他得中状元落在相府么，有了不免拜别佛祖去到牛相府中見机行事便了。

（唱“二板”）

拜别佛祖出庙門，

前到相府看分明。（下）

牛氏：（唱）

我老爷去上朝未曾回轉，
又听得喜鵲儿叫声喧揚，
将身儿来至在二堂之上，
等候了我老爷轉回家堂。

赵氏：（走吓）（唱“慢二流”）
思我夫每日里愁鎖眉尖，
思我夫每夜里常挂心間，
为我夫走过了各州府县，
为我夫走坏了三寸金蓮。
但願得夫妻們早日相会，
也不枉赵氏女受尽熬煎；
我这里行几步用目觀看，
不觉得来到此相府門前。

到此牛相府待奴叫来，內面可有人在？

丫环：是那个到来（科）你这位道姑到来何事。

赵氏：有劳大姐回稟你家夫人，道姑到来求見。

丫环：等着与你回上。

赵氏：有劳。

丫环：肩稟夫人，外面有位道姑到来求見。

牛氏：叫她进来。

丫环：曉得。（科）道姑夫人叫你进来。

赵氏：有劳帶路。

丫环：随我进来。

赵氏：夫人在上，道姑拜見。

牛氏：不稍，一旁。

赵氏：謝过夫人。

牛氏：你这位道姑到来何事。

赵氏：我么，前来找寻我夫下落的。

牛氏：唔，想你乃出家之人，有什么丈夫找寻么？

赵氏：夫人有所不知，只因我夫上京求名，一去数載，杳无音信，家乡又遭饥荒，是我假扮云游道姑，前来找寻我夫下落。

牛氏：你丈夫叫何名字。

赵氏：我丈夫姓蔡名日皆。

牛氏：丫环，查着府內可有此人沒有？

丫环：曉得。唉！府內可有姓蔡名日皆的沒有？

（內白：沒有此人）

回稟夫人府內沒有此人。

牛氏：道姑，我府內沒有此人你往別家找寻去吧！

赵氏：啊！（唱）

我本当将实話对她来讲，

但不知她那里何等心腸；
我这里低下头暗自思量，

（有了）

假意儿装寒病考他一番。

（哎呀）

牛氏：道姑，为何这等模样？

赵氏：夫人那里知道，想我一时之間，身上寒冷起来了。

牛氏：丫环，下去拿件衣服給道姑穿上遮寒。

丫环：遵命。（科）道姑，我夫人有衣服送你遮寒。

赵氏：呵！（唱）

这件衣非是我穷人穿戴，
有劳了小大姐快快收藏。

牛氏：呵！（唱）

見道姑她那里有些古怪，
为什么不回去所为何来；
我也曾問过了此人不在，
並沒有姓蔡名喚日皆。

赵氏：（唱）我这里有一句話不敢說上，

又恐怕恼着了夫人心怀。

牛氏：（唱）有什么衷腸話只管說上，

我这里不降罪又待何妨。

赵氏：謝过夫人。

（唱）請夫人坐一旁听我說上，

待道姑把实情細說一番；
我丈夫他姓蔡名喚伯喈，
我就是赵五娘寻夫前来。

牛氏：怎么讲，你丈夫姓蔡名伯喈么。

赵氏：正是。

牛氏：哎呀！（唱）

听她言来心着惊，前房姐姐到来临；

走上前来忙跪定，牛氏女上前把姐认。

赵氏：哎呀！（唱）

这夫人他那里令人难解，
急忙忙跪尘埃所为何来。

牛氏：（唱）我丈夫也姓蔡名喚伯喈，

望姐姐海量寬叫奴起来。

赵氏：怎么讲，你是賢妹。

（同）哎呀！姐姐請起。

牛氏：你是姐姐。

赵氏：請起。（唱）

这都是二公婆灵魂有应，
到今日赵氏女才放寬心。

牛氏：姐姐請坐。

赵氏：有坐。

牛氏：姐姐一路之上受了风霜劳苦么。

赵氏：这是为媳命該如此，賢妹公婆真容現在那里？

牛氏：呵公婆真容么，丫环，状元老爷将真容放在那里！

丫环：挂在状元老爷书房。

牛氏：姐姐，公婆真容挂在状元老爷书房，你我前到书房看过明白。

赵 氏：道得有理。

牛 氏：丫环带路。（唱）

丫环与我把路引，（叫科）公公婆婆吓！

赵 氏：（唱）前到书房看分明。
（叫科）

赵 氏：（唱）見真容不由人珠淚
双行，

牛 氏：（唱）怎知道公婆你命喪
饥寒。

赵 氏：（唱）今日里你儿子虽然
高中，

牛 氏：（唱）你儿媳倒做了不孝
之人。

牛 氏：（同唱）我哪吓……我的公
婆吓。

丫 环：启禀夫人，状元老爷回轉
书房。

牛 氏：姐姐状元老爷回轉书房。

赵 氏：如今如何是好。

牛 氏：姐姐你且退下，为妹自有
道理。

赵 氏：全仗賢妹。（科）

牛 氏：（科）丫环，侍候。

蔡伯喈：（唱）自見真容心不宁，
每日更想我双亲，
忙步且把书房进，
只見夫人礼相迎。

牛 氏：（科）老爷，上面挂的二
位老人家，你可认得她么？

蔡伯喈：（科）上面挂的二位老人

家么，夫人，看他神不象神，
仙不象仙，下官认他不得。

牛 氏：老爷这位老公公你可认得
他么？

蔡伯喈：这位老公公么！下官也认
他不得。

牛 氏：老爷你认他不得，妻子有
些认得。

蔡伯喈：哈，夫人，你认得他是誰？

牛 氏：好象我爹爹一般。

蔡伯喈：吓，夫人說話錯了，想你
爹爹乃是当朝宰相，这位老公
公这样的光景一点都不象。

牛 氏：呵！一点都不象，老爷这
位老媽媽你可认得她么？

蔡伯喈：这位老媽媽么，下官也是
认他不得。

牛 氏：老爷你认他不得，妻子有
些认得。

蔡伯喈：吓！夫人，你又认得他是
誰？

牛 氏：好象我的母亲一般。

蔡伯喈：夫人，你說話又錯了，想
你母亲乃是一品夫人，这位老
媽媽这样光景一点都不象。

牛 氏：老爷，这不象那不象好象
你。

蔡伯喈：象什么，你讲你說。

牛 氏：老爷，好象你家一双爹娘
一般。（科）

蔡伯喈：不、不、不好了！（科）
（唱）

二老人全不象岳父岳母，
分明是八九象我的爹娘。

(科)我的爹娘吓!

(唱)这真容为何在道姑
手中，

莫非那女道姑是我妻房，

(科)赵氏妻房吓!

(唱)离千山隔万水爹娘
不见，

(哭科)爹娘吓!爹娘吓!我
哪吓……我的爹娘吓!

(唱)看起来蔡伯喈不孝
儿郎。

牛氏: 老爷可象么?

蔡伯喈: 这个不象不象。

牛氏: 不象, 你为何啼哭?

蔡伯喈: 下官何曾啼哭?

牛氏: 你没有啼哭, 你的眼淚还
未干。

蔡伯喈: (科)眼淚在那里?

牛氏: 眼淚被你擦干了, 那里还
有眼淚。

蔡伯喈: 呔, 分明胡說、乱讲, 真
正岂有此理, 可恼。(科)

牛氏: 呵! (唱)

劝老爷休得要怒气满怀,
待妻子把这事細說上来;
都只为陈留郡饥荒三載,
你妻子赵五娘寻夫前来。

老爷不要生气, 待妻子与你說
个明白。

蔡伯喈: 你且讲来。

牛氏: 你的前房妻子找寻与你。

蔡伯喈: 夫人, 下官常常对你說
道, 家中只有一双爹娘, 有什
么前妻找寻与我。

牛氏: 老爷, 自你上京之后, 陈
留郡饥荒三載, 饥饿难挨。

蔡伯喈: 想我陈留郡饥荒三載, 吃
少不了我状元府中的食, 穿少
不了我状元府中的穿。

牛氏: 老爷, 看将起来, 你状元
府有家財百万。

蔡伯喈: 虽无百万家財, 比富算不
得我富。

牛氏: 比穷。

蔡伯喈: 算不得我穷, 可以过得日
子有余。

赵氏: (内)夫吓! 妻子过得日
子, 不来找寻与你。

蔡伯喈: 哎呀! (科)夫人, 内面
是何人答話。

牛氏: 内面么, 乃是府中大小丫
环答話。

蔡伯喈: 呵就是府中大小丫环答
話。

牛氏: 不錯。

蔡伯喈: 你叫她出来, 下官定要打
她。

牛氏: 呵! 老爷你要打她。

蔡伯喈: 不錯。

牛氏: 老爷, 今天的丫环不比往
天的丫环, 往天的丫环打也打
的, 罵也罵的, 今天的丫环有

些大来头，莫說是打，就是动也动她不得。

蔡伯喈：呵往天的丫环打也打的，罵也罵的，今天的丫环有些大来头，莫說是打，动也不敢动。

牛 氏：不錯。

蔡伯喈：呸！分明胡說乱讲，岂有此理，可恼。（科）

牛 氏：老爷呵！（唱）

劝老爷休得要假装怒样，
待妻子与你来細說一番；
实只望养嬌儿甘旨奉上，
看起来你是个不孝儿郎。

蔡伯喈：不好。（唱）

听她言不由我肝腸寸断，
好叫我蔡伯喈进退两难。

且住，想我蔡伯喈在家奉了双亲严命上京求名，叩蒙圣恩得中头名状元，悔不該过府拜見牛相，牛相强将他女招我为婿，本当不从，无奈圣上为媒，下官連奏数本，怎奈圣上不准，岳丈又来拦阻。（科）还好，家有赵氏嬌妻，十分賢德，早晚劳他奉侍一双爹娘甘旨，倘有一点不到之处，蔡伯喈呵蔡伯喈，你有大大不孝之罪呀！赵氏賢妻。

赵 氏：（内白）夫吓！妻子在此。

蔡伯喈：哎呀！（科）夫人，何人敢来答話。

牛 氏：乃是先前的丫环答話。

蔡伯喈：呵又是那个丫环答話，你叫她出来，下官定要打她一頓。

牛 氏：呵老爷你要打她一頓么？

蔡伯喈：不錯。

牛 氏：好待我叫她出来。（科）有請姐姐。

赵 氏：賢妹何事。

牛 氏：老爷叫你上前相会。

赵 氏：待为姐上前。

牛 氏：随我来，老爷，丫环出来了，上前打她。

蔡伯喈：待我来打她。（科）岂有此理，照我一打。（科）

赵 氏：夫呀！（科）

牛 氏：老爷来打呀！打她呀！

蔡伯喈：待我来打。（科）好教我为难的很。

牛 氏：放你夫妻相会。

蔡伯喈：謝过夫人。（叫科）

（唱）見嬌妻不由我珠泪汪汪，

不由我蔡伯喈痛断肝腸；
問嬌妻因何故这等模样，
問嬌妻因何故这等悽凉。

赵 氏：夫吓！

（唱）都只为陈留郡饥荒三載，

人吃人犬吃犬饥饿难挨。

蔡伯喈：妻吓！

（唱）百件事儿我不問，

問声爹娘可安康，

赵氏：夫吓不好了，一双爹娘活
活餓死了。

蔡伯喈：怎么讲餓死了。

（科）（唱）

听說道二爹娘把命喪了，

（叫科）

到今朝双亲喪只見真容；

虽然我中状元中而何用，

看起来蔡伯喈羞辱祖宗；

餓死了二爹娘有何面目，

看起来不孝儿天地難容。

（三人同哭科）

爹娘吓爹娘吓！哪……我
的爹娘吓！

公爹吓，婆母吓！哪……

我的公婆吓！

妻吓！

家道貧窮那有銀錢埋葬。

赵氏：夫吓！

（唱）二公婆餓死后无錢
埋葬，

你妻子剪頭髮埋葬爹娘。

蔡伯喈：怎么讲，頭髮剪了。

赵氏：剪了。

蔡伯喈：（唱）見嬌妻剪頭髮心內
伤痛，

倒不如拼一命去見祖宗。

（科）

赵氏：（唱）劝老爷还是要身体
保重，

又恐怕哭坏了你的真容。

牛氏：（唱）爹娘生你也无用，
只受榮華不顧窮。

蔡伯喈：好个賢妻請上受为夫一
拜。（三人同科）

（唱）剪頭髮剪頭髮埋葬
翁姑，

因都是蔡伯喈家道貧窮；

爹娘多得你侍奉，

拜謝賢妻立大功。

赵氏：（同唱）我問你中状元中

牛氏：

而何用，

他二老为着你口吐鮮紅。

蔡伯喈：妻吓！

（唱）賢妻說話真可煩，

点点珠泪晒胸中；

多年在京心煩悶，

罗天大醺謝蒼空；

来日辞官归家轉（科）

怀抱双灵哭真容。（科）

赵氏：（同唱）見真容不由人珠
泪双降，

牛氏：

怎知道公婆你命喪飢寒；

赵氏：今日里你儿子虽然高中，

牛氏：儿媳們倒做了不孝之人。

（同唱）我哪吓……我的
公婆吓！

——（剧終）

（蔡邕三口述）

柴房會

人物： 李老三（丑） 穆二娘（正旦） 店 家 楊 春
楊 德 楊 妻

李老三：（內白）賣雜貨吓！
（上、唱“二黃三板”）
小子生來命奔波，
時運不遷受折磨。
（念）
人無生活計，那怕斗量金。

在下，李老三，乃是本省人氏，自幼雙親早亡，丟下小子並無手足，每日里在長街賣雜貨營生，你看，說話之間，日頭要下西了，不免走到阿二哥店中安宿一宵，明天才好做生意，我來走吓！

（唱“二黃三板”）
不幸爹娘早亡故，
丟下小子受折磨，
廣東廣西我走過，
雲南貴州走得多，
撒開足步走如梭。（圓場）
不覺到了五里坡。

你看，說話之間到了阿二哥的店門，待我叫阿二哥出來。

（打門介）阿二哥可在里面？

內 白：不在吓！

李老三：王八蛋！在里面講話還說不在！

店 家：（內白）口在人不在！

李老三：吓！口在人就在，怎么口在人不在，快快出來！

店 家：來了來了！（上）忽听門外叫喳喳，想是兒子叫阿爸。
打開店門看看，那個狗王八！

李老三：呀！王八蛋開口傷人！

店 家：我知道是誰，原來阿三哥到了。

李老三：是我到來，

店 家：可要進？

李老三：自然要進！

店 家：請進！

（李老三欲進，店 家也進，二人碰介）

李老三：這個王八蛋！撞頭撞腦做什麼？

店 家：吓！是你撞着我！

李老三：對對！是我撞着你！

店 家：再來請進！

（二人又正要相碰，李老三让）

李老三：王八蛋又來了！（想介）
噫！阿二哥，那傍有人叫你，

(店家張望時，進門)

店 家：在哪里？沒有呀！（轉回頭）吓！被他騙了！（進門）

李老三：阿阿哥，我的貨籠箱交給
与你。

店 家：（試抬介）哎呀！那樣
重！

李老三：內面貨多錢多就重！

店 家：待我与你收起，阿三哥請
坐！

李老三：坐坐！坐坐！（店家將貨
箱拿下复上）

店 家：阿三哥，你这几天生意如
何？

李老三：天公下雨无得意，阿义
哥，你这几天生意如何？

店 家：我的生意好有一比。

李老三：好比什么？

店 家：好比閻王开店！

李老三：此話怎讲？

店 家：連一个小鬼来交关都沒
有。

李老三：湊巧，阿阿哥，今晚我要
来宿你的店。

店 家：三哥，今晚不湊巧，人客
来得多，沒有地方。

李老三：將就一張草蓆位就可以。

店 家：阿三哥，睡到滿滿，連一
張草蓆位都是沒有。

李老三：我不相信。

店 家：你不信我帶你去看看。

李老三：来去！来去！

(二人科)

李老三：阿阿哥，这边是什么人？

店 家：这边是走江湖的，做把戏
打花鼓的。

李老三：那样熱鬧，那边看看！

店 家：好，那边来去看看！

(二人轉一边)

李老三：阿阿哥，这边是什么人？

店 家：这边是賭錢的。

李老三：当真无地方？（忽見介）
阿阿哥，这间是什么房？

店 家：是个柴房。

李老三：柴房怎的不开？

店 家：里面不干淨。

李老三：拿把扫帚来扫干淨就好。

店 家：吓，里面是有鬼！

李老三：（惊介）吓！里面是什么
鬼？

店 家：是个吊頸鬼！

李老三：是男鬼，还是女鬼？

店 家：是个女鬼。

李老三：阿阿哥，我一生人，不怕
鬼的，我自幼学有个茅山法，
她不出便罢，若是出来，我就
将她抱上床来做个鬼老婆！

店 家：阿三哥，我劝你不要进去
好，那个吊頸鬼实在利害，她
不出来便罢，她若出来，将你
挾死做个鬼老公！

李老三：好話讲多些，快快拿鎖匙
来开，不要管我的閒事。

店 家：阿三哥，你若被鬼挾死不

要来埋怨我，待我来开，噫！
吊死鬼来吓！

李老三：王八蛋！不要鬼头鬼脑，
待我自己进来去，（进介）阿
义哥，内面无灯，快拿一盏灯
火来！

店家：待我拿来！（闭门介）

李老三：阿义哥，门不好上锁！
（店家下）

（惊介，放尿介）不管他，待
我上床打扫干净来（上前看
介）哈哈！新被新帐，新草
席，连枕头都新的，阿义骗我
有鬼，今晚这样光景，就是有
头鬼无头鬼我都不怕吓！（上
床介，起更鼓）

（穆二娘内唱“二黄倒板”）

穆二娘：怒恨着那杨春良心尽丧。

（上）苦吓！

害得我在柴房悬梁命亡。

（念）

可恨杨春良心丧，

丢下奴家在柴房，

迫得无奈来自尽，

死到阴司心不凉。

奴家，乃穆二娘鬼魂是也，可
恨杨春将奴金银玉器哄骗回
家，丢了奴家在此柴房，想来
无亲，悬梁自尽，你看，今晚
月明星稀，不免回棧柴房安睡
便了！

（唱“二黄慢板”）

有穆氏冤鬼魂飘飘荡荡，
不由我一陣陣珠淚两行。
过金山和银山山上而过，
过金桥和银桥桥樑而瞧。
两旁站的是牛头馬面，
嚇得我战兢兢胆战心寒。
怒恨着那杨春良心丧尽。
害得我在柴房悬梁命亡，
将身儿来至在店房之上，
又只見那柴房就在一傍。

且住，到此柴房，待奴进去！

（进，看介）吓！怎么有生
气？待我看过明白！（看科）
吓！床上怎么有一狂汉在此打
睡，待我打他下来！（科）
呸！下来！

李老三：（掉下床）吓！我在床上
睡得好好的，为什么在地下开
舖，呵！昨晚打牌沒有睡赏，
翻来翻去，乒乓掉下来是真，
不管他，待我再上去睡吧！
（上床）

穆二娘：吓！他又敢上去打睡，待
我再打他下来，吓！狂汉下
来！

李老三：（又掉下床）哎呀！我在
床上还未睡着，怎么有人将我
打下来，阿义哥說道有鬼，莫
非当真有鬼？吓！纵言有鬼，
我与他无冤无仇，怕他則甚！待
我上床打睡，（正上床，惊介）
哎呀！冤鬼呀！冤鬼吓！想我

李老三与你无冤无仇，你惊杀我何来？（穆抖七孔流血）哎呀！冤鬼冤鬼，你这样七孔流血，可是被人所害？你若是被人所害，我李老三一生惯打不平，你来对我說个明白，帮你去伸冤可好？哎呀！你这样七孔流血，我看見心中害怕，你去变一个生得好的来，才好說話！（穆下）鬼去了，我来走吧，（穆改装上，双入水）不錯，你变得这样好，就是有头鬼无头鬼我李老三就不怕了。不要哭，你家住在哪里，姓甚名誰，对我說个明白！

穆二娘：大哥听道！……

李老三：你慢慢讲来！

穆二娘：（唱“反二黄”）

未开言不由我珠泪双降。
尊一声李大哥細听端詳。

李老三：（唱）

在柴房問冤鬼冤情来讲，
你家住哪一省哪一府。
哪一州哪一县哪省哪府哪
州哪县，
誰家女哪家娃家女家娃娃
甚名誰，
哪里人氏細說端詳。

穆二娘：（唱）

家住在山西省平陽府地，
太平县穆家庄是奴家門。

李老三：（唱）

再問你二双亲可在堂上，
上可有兄下可有弟，
可有姐来可有妹，
有兄有弟有姐有妹你要再
說一番。

穆二娘：（唱）

早不幸二双亲把命早丧，
丢下了奴兄妹好不淒涼。

李老三：（唱）

既然是二双亲把命早丧，
这是他年邁人命里該亡。
因何故独一个来到此地，
为什么在柴房悬梁身亡。

穆二娘：（唱）

恼恨着奴兄長良心尽丧，
将奴家卖落在花园妓行。

李老三：（唱）

自古道你長兄当父長嫂当
做娘，
你說道二双亲早命丧，这
亦枉然，
难道是你兄長不与你来做
主張。
就該选着那家才郎与你匹
配成双，
这才是他一片好的心腸。
为什么亏了他将你卖在花
园落在妓行，
你与他是同胞共娘手足情
分全然不想，
难道你在院中交沒有几个
好才郎，

誰人是你的心腹郎，
你把那一庄庄一件件庄庄
件件細說端詳，
為怎的懸樑？

穆二娘：（唱）

都只為那楊春來到院上，
要奴家與他來匹配雙雙；
那冤家住院中數日之上，
花費了數百銀不得耐煩；
恨王八和鴛兒良心盡喪，
四九天將楊春趕出院牆；
那冤家無盤費不能回轉，
流落在長街討飯弄成了一個化郎；

是奴家聞此言魂飛魄散，
一聲聲會冤家細說一番；
瞞王八觀音堂把話來講，
迂着了那冤家好不淒涼；
奴不顧骯髒氣懷中抱上，
那日里帶冤家回轉院堂；
那冤家回院中把話來講，
他說道要奴家做個妻房；
奴院中積下了許多銀兩，
他把我金銀玉器搬回家堂；

奴命苦來至在店房之上，
又不幸染重病睡倒在床；
到天明那冤家對我言談，
他說道請先生與奴調養；
又誰知到街坊迂他兄長，
他兄弟起惡心商商量量；
把奴家金銀玉器搬回家

堂，

將奴家丟至在柴房之上，
似這等又無計自盡懸樑；
望大哥你那里行個方便，
帶奴家到揚州報仇雪恨，
你恩情奴亦是永遠不忘。
可憐我冤鬼魂悲悲切切，
切切悲悲淒涼不淒涼？

李老三：楊春喊吓！

（唱“反二黃慢板”）

听他言不由我怒氣往上，
罵一聲小楊春無義才郎；
你那里做事全然不想，
全辜負穆二娘一片心腸；
你二人在院中何等歡暢，
花費了數百銀不得耐煩；
坏王八惡鴛兒良心盡喪，
四九寒天將楊春趕出院牆；

他本是外處人來到異鄉，
他那里無盤費難回家堂；
无奈何流落在長街之上，
流流浪浪變做叫化郎；
穆二娘聞此言魂飛魄散，
穆氏女聞此言痛哭悲傷；
瞞王八觀音堂把香來降；
可憐她青春年少鞋弓腳小，

找尋你回轉院堂；
你二人回院中把話來講，
穆二娘願隨你回轉家鄉，
她院中積有了許多銀兩，

你不該見她金銀玉器滿口
承當；

夫妻們來至在王家店上，
又誰知穆二娘得病在床；
你就該請先生與他調養，
才算得男子漢義氣心腸；
誰知你到街坊迂着兄長，
你就該把實話細說一場；
你兄長他本是亏心之漢，
你不該倒做了無義之郎；
為什麼听你兄惡言來講，
不帶那穆二娘回轉家堂；
不帶她你就該對她說上，
更不該把她的金銀玉器搬

回家堂；

丟下了有病人無人照管，
可憐他上無親下無故，
無親無故好不淒涼，
世間上理應該恩將恩報，
看起來你是個狗肺心腸；
罵一聲小楊春死無葬身，
但願你雷打火燒碎屍萬段
把命來亡。

回頭來對二娘把話來講，
李老三有一言細听端詳；
可憐你年輕人死得冤枉，
可憐你在此間自盡懸樑；
可憐你三年苦楚仇難報，
可憐你天不管地不受，
不管不受渺渺茫茫。
勸二娘你且把寬心來放，
勸二娘你不必珠淚汪汪；

李老三願到那城皇廟上，
帶你靈魂到楊州拿着了，
小楊春千刀萬剮萬剮千刀
報却仇還，
方遂你的心腸。

穆二娘，听你說來實在冤枉，
我要帶你到楊州報仇，却少盤
錢，怎能得到？

穆二娘：大哥，盤錢是有的，

李老三：有在哪里？

穆二娘：在這裡。（拿金手鐲給
介）

李老三：原來是一隻金手鐲，有何
用處？

穆二娘：待明日拿到街坊之上，兌
換銀錢買一把雨傘和香紙蠟
燭，走到城皇廟請了一張路
票，回轉店中叫我穆二娘三
聲，我的靈魂隨你到楊州報
仇。

李老三：就是這樣，如此二娘來請
（介）

（念）我勸二娘莫悲傷，

穆二娘：（唸）全凭大哥做主張；

李老三：（唸）我帶你去把仇報，

穆二娘：（唸）你的恩情奴不忘。

（李老三睡介）

哈！奴的冤仇有報了！

（穆下，更鼓）

店家：（上）天亮了，待我叫阿
三哥起床。（進門上前叫介）
阿三哥，好起來吃飯！噫！